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六十八回 碧草軒譚紹聞押券 退思亭盛希僑說冤

話說張正心同伯母梁氏、妹子溫姑娘，坐車徑上蕭牆街來。到了衙門口下的車來，一直進小南院。及到屋內，梁氏便要看小相公，廚嫗道：「夜裡哭了幾陣子，方才吃的飽飽哩，如今睡著了。」梁氏道：「只為一個勾絞星，把他送在別人家房子裡，叫我如何不氣。任憑他多睡一會兒，我且不看他。」因問張正心道：「孩子在南院裡，你們怎的稱呼？」張正心道：「我伯未曾命名，也就沒個名子。」梁氏道：「你伯近日也渾了湯，竟是顧不到正經事上。你就與他起個名，在人家門前住，好呼喚些。」張正心道：「姪子不敢。伯母隨意罷。」梁氏道：「你叫張正心，他就叫張正名罷。」張正心道：「這就好。」梁氏吩咐杏花、廚嫗道：「嗣後就叫做名相公。」杏花應了一聲。

又叫張正心道：「你帶人去街上治一分水禮，咱成了人家房戶，少不的與主人翁致敬致敬。」

張正心遵命，命老僕拿兩千錢，不多一時，賃了一架盒子，水禮已備。梁氏命抬到譚宅：「說我不時就到。兩家本是舊交，我也去看看你譚大母去。」少刻，名相公醒來啼哭，梁氏掀開被子看了一眼，即令杏花兒抱乳。因叫廚嫗、老僕吩咐道：

「他姓甄，他乾了大事。此後都叫他甄大姐，不許再叫杏花。」張正心道：「你們一同記著，我到家吩咐明白。」只見譚宅樊婆來請張大奶，過樓院說話。譚紹聞自使人請張正心，上碧草軒去。這王氏接著梁氏，到樓下為禮坐下。巫氏、冰梅同見了禮。梁氏道：「咱兩家本是舊交，當日譚大伯在世，他們每日在一塊兒。拙夫到家，常誇譚大伯為人正經。」

如今思念起來，拙夫常掉下淚來。」王氏道：「先夫在日，也常言張大伯以陰功為心，將來必有好處。」梁氏道：「好處在那裡？將近入土時候，子息尚艱難。今日才有一點根兒，家下不和，出乖丟丑，揚了半省城齊知曉。今托嫂子照看，憐念俺這老來想要兒子的苦處，也算陰德無邊。」王氏道：「昨晚見過相公，真正平頭正臉，全是張大嫂的造化。」梁氏道：「不怕嫂子笑話，我昨晚氣的一夜不曾眨眼。這水漿泡子，未必能成人；即會成人，這兩根骨頭，也土蝕爛了。如今不過是個眼氣兒，那像老嫂子，兒長女大，孫子也該唸書了。嫂子前生修的好福。」王氏道：「兒子大，惹的氣也不小。先夫在日，我何嘗知個愁，如今愁的也是半夜睡不著。」正說話間，譚紹聞來見禮，說：「伯母盛情，小姪感謝。」梁氏道：「街上市買東西，休要見笑。」紹聞道：「小姪怎敢。小姪還向書房陪世兄，娘同伯母敘家常罷。」紹聞仍到軒上，與張正心說話。張正心漸次說到房子賃價，譚紹聞道：「說出來，令人羞死。弟近日所為不謹，想亦瞞不得世兄，竟弄的有幾宗緊債逼迫。原有幾家說買這處小宅院的話頭，昨日老伯來說房子，弟原說過奉賣，老伯堅執不肯。後又說到交買價，立當約，老伯似有首肯之意。適盛價來接，話未說完，老伯乘馬而歸。咱兄弟們商量，小弟既然到此，也無屢遷疊徙之理，不如即成了府上一宗小宅院。異日回去，咱省城房子頗艱，亦可出賃他人。」

譚紹聞說個實字，卻正打照了張正心所受伯母的氣，有為他人作房戶之說。因道：「若與家伯言買，這事萬萬不成，若說典當事卻可行。」紹聞道：「不如斬截做了，兩得其便。」張正心道：「弟到路上，與家伯商量，或者事有可行，亦未可知。」紹聞情急之人，便告便而回。到了自己臥樓，伸紙濡墨，寫了一紙賣券，袖上軒來，說：「這是賣約一紙，價銀三百兩。世兄帶回去相機而行，萬望從事周旋，以濟燃眉。」張正心道：「事難造次，還須商量。」說未完時，席面已熟。兩下都排碗盞，不必細述。

席終，各到南院。梁氏果有戀情，說明日要鎖了箱櫃，來與小娃娃做伴兒。抱了一會，溫姑娘卻又催回去，因此一同出衙門口上車。紹聞送張正心時，將賣券塞到袖裡。張正心道：

「事如可行，何在今日交約。」紹聞道：「原屬情急，望字紙作準。」張正心道：「路上與家伯母計議，明日送信，以決行止。」紹聞道：「善為婉商，無致事敗。」兩下掃地一揖，張正心登車而去。紹聞目送良久而回。

及到次日，譚紹聞不住在衙門口了望，只想張正心到來，成了賣宅一事。卻見張宅小廝背了一搭襪衣服等件，後邊一個孩子提了一籃子酒壺、茶盅、碗、匙器用。紹聞道：「你家大叔不來麼？」那小廝道：「不曉的。」進的南院，只聽說笑之聲，也不便再問。

到晚不見張正心動靜，譚紹聞好不著急。本日又打發了虎鎮邦並幾個小客商的纏障。夜間睡下，只盤算張正心的話兒，若化為子虛，將來便難免沒趣。

過了一日，譚紹聞正在盼望之際，只見一輛車兒來了。近的前來，正是張正心，紹聞喜之不勝。張正心下的車來，叫小廝提了搭襪，兩下迎頭一揖。紹聞道：「事體何如？」張正心道：「我到南院瞧瞧，即到書房說話。」紹聞在門首恭候。張正心不多一時即出來，同到軒上。紹聞叩其所以，張正心道：

「昨日回家，家伯母與家伯商量了一天，家伯情願出二百金作典，家伯母情願出三百金作買。世兄以為當從那項？」紹聞道：

「世好原要吐真，昨日索逋者竟是填門，弟俱承許後日開發。三百金尚且不足，那二百作典之說，勿用再議。只遵老伯母說的行罷。」張正心道：「弟今日只帶二百金，是家伯交的，弟即交與世兄。至於買之一字，弟再為酌處。總之，事要必成，世兄不必性急。」紹聞道：「原約帶來不曾？」張正心道：「家伯見了賣約，著實很惱。說是世兄叫他負良友於幽冥，竟是陷人於不義。故叫弟一定交還與世兄。叫今日面交二百金，立為當約，上邊還要寫『年限不拘，半價即贖』八個字。」紹聞接約在手，說：「我到家中另寫。」拿到家中，拈筆於賣約之上，寫了：「八月二十三日，賣主面收二百兩，餘欠俟成交日全完。」年月下判了花押。拿到軒上，交與張正心。正心接住一看，說道：「這約萬不敢叫家伯見。」紹聞道：「情急事迫，萬望在老伯母上邊，秘為商量，就是瞞些老伯，也無不可。若叫弟立典契，弟萬萬不肯。全在世兄斡旋。」說著，早已作下揖去。張正心答禮不迭，說道：「目下暫收二百，弟亦將原約暫寄南院。統俟商量明妥，一總同官中立券成交。」紹聞稱謝不盡。張正心赴南院去取銀子，仍到軒上。放在桌面共二十封，說道：「世兄可取戩子驗收。」紹聞叫德喜取戩子稱了一封，高旺喜滿。張正心道：「舍下祖傳，給人銀兩隻有盈餘，從未有短卻分釐者。」紹聞道：「這倒是弟有錯了。」張正心道：「交易不妨分明，何錯之有？」

只見一個小廝說道：「我家大爺請譚爺，有一句要緊話說。」

請刻下就到，俺家大爺在書房立等著。」紹聞看是寶劍，說：「我不得閒，你看我當下是做甚的，有話改日說罷。你回去，不妨說我乾的是棄產收價的事，今日不能前往。」寶劍少不的去訖。

張正心與譚紹聞又說了些從容緩辦的話，張正心自去南院照料幼弟。紹聞自在軒上包裹銀兩，命德喜取戩包包回。

到家未及片時，德喜來說：「盛大爺來了。」紹聞只得來軒上款客。進的園門，盛公子道：「今日發財。」紹聞道：「見笑之極。」盛公子道：「你說見笑，這卻可笑了。那棄產收價，是我近日的常事，稀鬆平常，關什麼哩。」紹聞道：「請坐說話。」盛公子道：「我不坐，只揀要緊的話說了罷。舍弟要與我分家，寫的家母書子，到山東把家母舅請來。分了兩三日，我一切都讓他，如今算著，我該找補他一千二百兩有零。家母舅要面驗交明，方才回去。適才請你，是叫你與愚弟兄，立一張合同。小價說你在家發三百兩銀子財，我如今已備下一千，叫滿相公酌奪二百。今日清晨出門，尚未回來。適逢賢弟有這宗銀子，我拿去，同家母舅交與舍弟，家母舅即起身回山東。快去取來，快去取來。」譚紹聞面有難色，方說出「目下」

二字，盛希僑道：「我不管你目下不目下，我只管我不是夏逢若。快些取去。」一面說著，早已推住紹聞脊背，說：「快些！快些！」紹聞想殯父之日，盛希僑助銀一百兩，賻儀五十兩，怎好慳吝，少不得回家去取。攜了戩包來，說：「這是二百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留下那一百兩做啥哩？」紹聞道：「只此二百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我不管你留下不留下，寶劍兒，拿皮搭子來裝了。」寶劍果然裝訖。盛希僑道：「搭在馬上，咱走罷。」出的書房，到衙門口，騎上馬飛也似走訖。紹聞悵然久之。

卻說破落戶棄產收價，那些索欠之家，都是鑽頭縫錢的探聽，連數目都不差分毫哩。兼且所欠帳目，彼此也皆知曉，這家怕那

家全得，閃了自己；那家怕這家佔先，聊沾餘潤，因此不謀而烏合，不期而蟻聚，一齊來到碧草軒索討。譚紹聞告以盛公子暫借之說，眾人都說是支吾假話。一連鬧了數日，不得清白。幸而譚紹聞連年棄產，把大注子欠債，已經按下些；又虧張正心百方在伯母上邊運用，又交了一百兩，因此飛撒在眾債主身上，少覺退些。唯有虎鎮邦這債，分外囉唆。那些不中聽的話，作者為譚孝移的面上，也不忍為之多述。

這譚紹聞急不可支，幾番著德喜向盛宅討信。那盛宅門第高大，管門的都大模大樣，如宅門二爺、快班頭役一般，德喜也難細為探聽。又一日，見盛宅門首，一頂馱轎，一乘坐轎；出來的有男人，也有女人；有坐轎的，乘車的，騎馬的，作揖打躬，只聽說回山東去。盛公子也騎馬去送。德喜兒如何能詳問，只得轉回來回復主人。

又遲了兩日，譚紹聞只得帶德喜親上盛宅來。門上說明；盛希僑出迎。手扯住譚紹聞說道：「我正要與賢弟說話，來的正好。」進了退思亭坐下，吩咐道：「拿暖壺注一壺茶，爐中添上香。不用你們一個人伺候，把門向外搭了，著一個人看著門，不許閒人進來。——不是怕聽見，是怕人打了我的話頭。」

因拍案叫道：「我已是氣死了的人，賢弟怎不來看我。」紹聞茫然不知所以，便問道：「你說是怎的了？我不知曉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說不起！說不起！再不料俺家第二，全算不起一個人，把人氣死了。說不出來，又遮掩不住；第二的把我告下。」紹聞道：「這是怎的了？我不信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不信麼？冤屈，冤屈，正要尋賢弟訴訴，恰好你來了。你閒也不閒？」紹聞道：「閒著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賢弟既然沒事，我一發細說與你聽。賢弟不是外人，我不怕你笑話，你也不敢笑話我。」

因走到院裡道：「誰看著門哩？」寶劍兒答道：「寶劍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聽我對你說：向廚下吩咐，把山東舅太爺拿的東西，收拾午飯。我與譚爺講句閒話。開門到廳上就要飯，若是遲了，把你們下半截都打折了。」寶劍答道：「是。」盛希僑轉身又到書房，還不曾坐下，便說道：「賢弟，你是個寡丁子，好不快活。我想人生在世上，萬萬要的不是這兄弟。」紹聞道：「這話太奇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說太奇？我說起來，時刻把你肚子也要氣破。你說恨人不恨人，偏偏我就有這號兒兄弟。」紹聞也覺得其言刺耳，因想要那二百銀子，也只得任其所說。

盛希僑道：「論我一向不成人，這也是人所共知的；把家業化費了一點子，這也瞞不得人。若說俱是我葬送了，我萬萬不服。這舍二弟身上，也化費的不少了。論起舍二弟，我何嘗不見他親？先父臨老時，原囑咐我讀書為重。我是天生的怕見書。我常說，我不通，該叫舍弟也不通麼？年年與他請先生唸書。江南的舉人，浙江的進士，拔貢，副榜，天下有名的好學問人，我都請過。那一年不費三二百金以外？」咱坐這屋子，就是他唸書書房。你看上面『退思亭』匾兒，是先藩台公親筆。

你時常在我家，你到過這院不曾？紹聞道：「雖說不曾到，卻也聽得他在這院唸書。」盛希僑道：「這是他與先生獨院。念了好幾年，總是一個皮秀才。」紹聞道：「你說二賢弟不通，他現今怎的中副榜呢？」盛希僑道：「就為這，就為這。若說他的本事，如何能中哩。上年郭寅伯——如今在部裡升了郎中，原是舍弟的冰台。舍弟的外父，是徐州府靳宅，著提塘寄我一封書，是催舍弟上徐州完婚的話。我想舍弟的外父，現在湖廣做知府；舍弟的舅子，十七八歲新進士；他的連襟邵老先生做翰林，已開了坊；舍弟是個半通半不通的秀才，賢弟你說這親完的完不的？那一日我與滿相公說話，我說愁死我了。老滿問我愁啥哩。我說徐州府迎親一事。老滿道：『打點房內妝奩，路上儀從，共得多少銀子？』我說：『你真是井蛙之見。咱家是舊進士，做過藩台。靳府是現任知府，又有新進士——聽說還不曾娶親哩。咱家去了一個女婿，竟是比『白大人』大一級兒，不說隔省迎親，臉面不好看，叫人家千金姑娘，怎的對丫頭婆娘們？』老滿道：『不難，不難。如今八月河南鄉試場，費上幾兩銀子尋個門路，萬一中了，徐州迎親，豈不體面好看？』我說：『大人冰清玉潔，那有門路？』老滿道：『天下無論院司府道，州縣佐貳，書辦衙役，有一千人，就有九百九十個要錢作弊的。』他又說怎麼作弊覓槍手，打連號，款款有理。我就依他去辦。到揭曉，舍弟果然僥倖中個副榜。雖說沒得中舉，這也罷了。老滿開發槍手、打連號謝儀，共花費一千有零。此後上徐州迎親，全不說妝奩花費，但人家傘扇旗牌是簇新的，咱的紅傘大扇回龍金瓜旗牌，不是爛的，就是稀舊不堪的，如何船上棚門槍，如何進城，說是河南盛宅二少爺迎親哩？少不得又到職事廠配上些件數，換成新的。這就百十兩，不在話下。通算起來，他身上也化費一萬餘兩。如今娶過媳婦子來，一心要與我分。每日在家母上邊唧噥，寫書叫家母舅來分排。算了幾天，說我還該找他一千二百有零。我一切讓他。

家母與家母舅說的俱是向他的話；若是不分，怕我董窮了連累他跟著受苦。這原也憂慮的是。但我不是那號的人。冤屈死我！」

譚紹聞道：「凡娶過婦人來，聽了調唆，往往如此。」盛希僑道：「這卻不然。靳宅這姑娘，真是賢慧無比。人家家教好，我也難背著良心說舍弟婦的不是。總是我的老婆，極不省人事，極不曉理，這分家，實從他娘家起的稿兒。」紹聞又說道：「女人向娘家，這也是古之常情，如何說嫂孀不是呢？」盛希僑道：「這話就把你們家的門風講淨了，只是沒兄弟不起官司就罷。我見許多人，到析居時，兄弟開口，好說自己老婆的好處，全吃了俺嫂孀不賢的虧；哥哥開口，好說自己老婆的好處，全吃了俺弟婦不賢的虧。真乃狗屁之談。惟俺家這宗關法，原是我那個老婆不賢良，兄弟們也難以跟他一院裡住，這是實話。家母見小兒親，這也是天下之通情。家母舅聽了家母、舍弟的話，打順風旗，我又不能與舍弟拮据撥兩，說那牙寒齒冷的話。任家母舅分排，我都依。總之，與靳宅賢慧姑娘毫無干涉，一句昧良心的話，我不能說。只教賢弟知道我的心，我也就丟開手。不與第二的一般見識。寶劍兒，開門罷，我的話說淨了。廳上擺飯來，我陪客吃。」

到了廳上，一起家人伺候碟盞，果然俱是山東異產。盛公子又說出土產來歷的話。飯畢，譚紹聞有欲言難吐，欲默難茹之狀，盛希僑笑道：「賢弟不必恁樣，左右是二百兩銀子。不叫賢弟作難。不惟不叫賢弟作難，還叫賢弟更有不難處。」

這回單說盛公子好處，詩曰：

伯仲堪憐同閱牆，脊令那得勝鴛鴦？

但知自己內助悍，《常棣》該添第九章。